

一个个石窑儿就是一个村落,烟云缭绕处坚守着原始的穴居生活和绿水青山的静谧……



这个石窑儿是他曾经的家,高远兴奋地讲述童年故事。



拿着钩担,高远说小时候他经常用它挑山泉。

## 小曼山里穴居人

□本报记者 徐 蕾 陈菲菲

南召县城西南百余里之群山深处,有一座山叫小曼山。听闻小曼山里有石窑儿,至今仍有山民居住,山下人称他们为穴居人,记者一行遂决定前往探秘。

这小曼山位于南召县板山坪镇小街村。远离了城市的喧嚣,小街村宛如一处世外桃源,山峦叠嶂,轻烟缭绕。雨水的冲刷让村后的小曼山愈发青翠欲滴,空气中弥漫着清新,让我们在下车的一瞬间,就爱上了这里。

向导高远是走出大山的石窑儿人,这次是重回故里。他说:“小曼山中还有石窑儿人家坚守深山,过着并不为外人所知的穴居生活,是深山最后的守望者,今天我就能带你们见到这些穴居人。”

### 巍巍曼山,一户一庄人

山下的小街村,四周环山,白墙青瓦,绿树翠竹,屋前溪水潺潺,屋顶炊烟袅袅。可能是雨后的缘故,这里愈发静谧安宁,宛若一幅油画。

“出坡咯。”高远一声呼喊。一行人进山,爬坡,穿梭在青山绿水中。白色的油桐花随风轻轻摇曳,落下点点繁花,散发出香甜的气息。石窑儿在小曼山的东麓,为了不迷失方向,高远领着我们沿石柱河逆流而上。

山陡,路险,说是路,其实无路可走。在河中乱石里,在山崖密林里穿行。“快到石窑儿了吧?”我们气喘吁吁地问。“远着呢,这才到山脚下。”高远说,“外婆家住的石窑儿在小曼山深处,离我家很远很远,有人说是二十里,有人说三十里,有人说四十里。我曾问过那些挑东西的人究竟多远,他们笑了笑,回答说:十来歇吧。我问什么叫歇,他们说:‘我们挑着东西赶路,累了,找个地方歇一下,就叫歇,山里人不论里!’然后就狡黠地笑了起来。”抬头仰望群山,石窑儿究竟藏在哪座山峰?好在一直沿着石柱河走,有看不完的山、石、花、草,有听不完的溪水、鸟鸣和松风。

走了数里地,一块相对平坦的空地出现在眼前,半截石堰隐藏在旁边的乱草丛中,一棵枣树枝杈杈地矗立在那儿。高远说,这是侯家老庄,前边是杨树坟,在山里长着枣树、核桃树的地方就有人家,每户人家都相隔很远,一户一庄。“这是这户人家的堂屋,这是做饭的地方……”高远在一处房子的废墟上兴奋地走来走去,“空地以前种着庄稼,还会养些猪、羊。现在没人住了,地也就荒了。山里粮食产量小,靠山吃山,在山上打野味、摘野菜,反正饿不着肚子。水可以直接喝,沁甜沁甜的”。

眼前一片荒芜,我们只能从高远的讲述中,想象着山里人曾经生活的样子。从山上流下来的水翻着浪花击打着河中的石头,高远走到河中央,俯下身掬一捧河水,回味着家乡的味道。“跟我小时候的水一样,依然那么甘甜。”



这棵小叶榆,是高远快到家的标志。



山民说,红石窑儿里还有两户人家哩!

### 烟云缭绕处,寻觅石窑儿人

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”歇了几歇,弯弯绕绕过了几次石柱河,石壁上的一棵小叶榆让高远欣喜不已,这是快到外婆家的标志,“这棵小叶榆跟20多年前是一样的,好像没长高也没长粗。”石窑儿已近在眼前。

穿过一片竹林,经过一段石头垒成的围墙,踏过荒草萋萋的院落,哦,这就是石窑儿——两块巨石相对架在半山腰,中间形成一个相对较大的石缝。这是个天然的居所,里面还算宽敞,穴口用石块垒砌,遮挡外面的风雨。推开半掩的柴门,七八平方米的石窑内,还残留着家的味道。老姥爷砌的灶台还好好的,蒸馍用的篋子还在灶台上,擀臼、钩担随意地扔在地上,高远还找到了他曾经用过的搪瓷杯。多年没有回来,石窑还是那个样子,只是已经没有了家人的气息。高远指着一处说,这里曾经放着他的小床。因为石窑内能看到天,雨水还会随着岩壁流进来,石窑儿里就挖个沟排水。

石窑儿后面又是高耸的山峰,山峰上藤萝叠翠,在童年的高远看来,简

直是高不可攀。石窑前面是一块块的田地,错落有致地从半坡落到河谷,种着玉米、小麦、豆角什么的。田外面就是河,河水清澈见底,老鸱(中药射干)、野百合花、柴胡等无数的植物在河边蔓延生长着,水冲着水草一漂一摆的,鱼儿游来游去,“洗菜时,用篮子在河里面随便一捞,就能捞上来十几条一寸左右的小鱼来。”高远说,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挣工分吃饭。山下居住条件好,但粮食少。山里居住条件差,但可以适当地缴点粮食,剩下的自家留下。靠山吃山,虽说居住条件差些,但总能吃饱肚子。”“记得有一年刚过了年,妈妈就又把我去石窑儿送,妈妈总说,过了年,以后的日子就是黄连树下拴个猫,苦熬了。在你外婆家,吃得饱,穿得暖,都亲你,送你到石窑儿是让你享福哩。”“咱那个灶台,是你老姥爷砌的。多少年了,草房年年苦,灶台却从来没有扒过。一到冬天,一家人都围着火膛烤火,你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一到冬天,总在火膛边烤红薯、烤玉米、烤山药、烤板栗……”高远至今还记得外婆的唠叨。

### 最后的守望,石窑儿终将逝去

两年前,高远的小舅还住在这个石窑儿,在城市打工时不管见过多少繁华,每每回来还是会走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,住在这并不方便的石窑儿里。“若不是小舅因故离世,他现在还生活在这里。”高远想起了院中那棵核桃树,想起了曾经的松油灯,想起了小时候,外婆让他走出大山的叮咛。

隐约听见有人说话,原来是一砍柴人。见了我们说山上红石窑儿还有两户人家哩。我们决定继续向上走,一定要见到这些穴居人家。走过一片乱石丛,来到一道沟,高远指着沟口一块巨石下仅能侧身躺下的小石缝说,这个石缝也是个石窑儿,当年有一寡妇在此居住,这道沟也就被叫成了寡妇沟。我们翻过寡妇沟,艰难地向红石窑儿攀爬。红石窑在山的顶端,因山石为红色而得名,住在那里

的人不愿意走出大山,偶尔出山也是去卖一些山中小树,买一些生活必需品。“许是没有营生无法融入社会生活,抑或是留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大山。”高远说,也许在不久的将来,这种独特的居住方式也将逝去,成为人们口中的穴居文化,也成为在此居住过的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……

正说着,天说变就变,下起了雨,还很大,一会儿就浑身湿透。高远说,雨大,山是不敢再爬了,我们回去吧。

没能见到红石窑儿的穴居人,高远脸上挂着歉意。带着些许遗憾折返,下山时遇到一位大姐给砍柴的大哥送伞,听说我们从南阳来,便追上我们,硬塞给我们一把伞,自己奔跑着消失在雨帘中。“若是在山上肯定要留咱们吃饭呢,这就是咱山里人的热情。”高远说。⑨2

寻找最美南阳  
留住咱乡愁  
热线电话:13037669686  
南阳医专二附院(原国医大附院)友情支持  
电话:63529333